

连谏爱情悬疑

三部曲

连谏  
著

# 迷香

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 
浙江文艺出版社

悬疑



# 迷香

连谏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迷香 / 连谏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 
2013.5

(连谏爱情悬疑三部曲)

ISBN 978-7-5339-3665-5

I. ①迷… II. ①连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63642号

责任编辑 王晶琳  
装帧设计 一亩幻想  
责任校对 陈玲  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## 迷 香

连谏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

开本 700毫米×980毫米 1/16

字数 209千字

印张 13.5

插页 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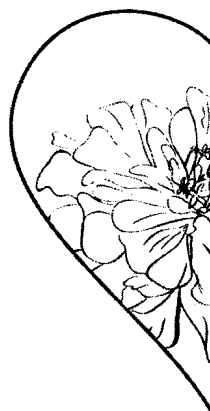
版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665-5

定价 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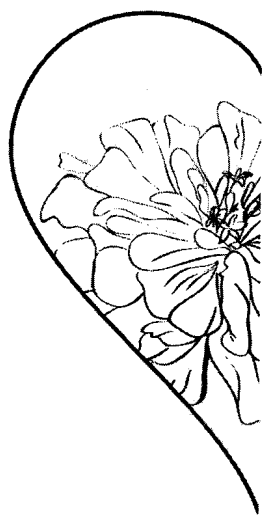
**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**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

第一章	
那些被率领的阳光们	1
第二章	
看似飞翔却是坠落	12
第三章	
晒台上的优美栀子	28
第四章	
指间的风剪了心上的云	41
第五章	
你是盛开在心里的透明花瓣	55
第六章	
一楼幽梦	74
第七章	
轻盈地坐在玉兰树枝上	93

第八章	
作别的歌声	113
第九章	
爱情不是她一个人的事情	124
第十章	
爱情盟友	141
第十一章	
爱她是个 N 加 1 次的计划	152
第十二章	
宝贝的眼神弄疼了我	164
第十三章	
醉了累了迷了哭了	176
第十四章	
你的爱再也回不来了	191
第十五章	
失落也是一种幸福	203



# 那些被率领的阳光们

## 第一章

左左的长腿游荡在三楼晒台上，他望着悠悠的窗子，窗帘紧闭得有些暧昧，他嘴角翘了一下，又一次想到死亡。是的，他已为死亡准备了很多道具，譬如绳子、藏刀、从学校实验室偷拿的氰化钠等。有时，他会躲在房间里摆弄这些东西，摆弄来摆弄去他就笑了，其实凶器是无特定象征的，任何物品都有致命性，甚至养育万物的泥土，携裹美好的绸缎……

很奇怪，每当想到死亡，他的耳道、心里、脑海中就会响起一阵阵笑声，尖厉清脆，那声音像婴儿在一间空旷而封闭的房间来回爬行、大笑，回音缭绕不绝。

N多死亡细节，是他为一个叫陈年的男人设计的，其实，如果换一个使他们相互认识的媒介，说不准他们会成为朋友。

使他们认识的，偏偏是悠悠。

当然，左左认为悠悠让他们相互认识并不是使他起了杀机的主要原因，而是他看见了蔓延在陈年心中肮脏而卑下的毒。若他不下手，早晚有一天，爱令智昏的悠悠就毁了，像一个虔诚的殉道者，心甘情愿地任由他毁了自己；他若不下手，她便永远无从看清，这样的殉道，是多么地可笑与不值得。

那么多人惧怕死亡，它是人生最大的惶恐吧？将一个人生的权利剥夺了，使他再也不能享受美好的阳光，嗅不到馥郁的花香，不能拥有醉人的爱情；是对生者最残酷的惩罚，是眼睁睁地看着身体背叛了自己，却无力救赎。

左左摘下一片梔子花叶，咬在唇间，微微的苦涩沿着舌尖蔓延开来。

死亡是件多么富有诗意的事情。这样想着，他的眼里就出现了迷幻的凌乱，像看到了完美的梦，在面前摇曳，恍如画面。

他蓄谋已久，他的耳道里、心里、脑海里，总是响着一个孩子的笑，清脆，神



秘，愈笑愈是冰冷。

他掌心里沁满了冰冷的汗水，他在夜里拼命地想：我为什么要杀死那个人呢？这一生，他必须要杀死一个人的，若陈年不曾存在，那个被杀死的，便将是自己了。他将在对悠悠的痴爱中迷失自己，像风，在密封的盒子里找不到出路。

他问自己。

答不了，他就坐在黑夜里失神，望着无边的黑暗，想象陈年被车撞死了，鲜血淋漓，想象陈年在街头被混混们打死了，他倒在地上的样子很残酷……

他觉得冷，非常地寒冷，被风携裹着钻进了他的身体。这些纷纷闯进他脑海里的死亡场景，技术性过于匮乏，并不合他心意，太缺乏诗意了。

他希望任何事物都是优美的，哪怕是杀戮，这样才符合他的性格和审美。

天，总是那么快就亮了，亮亮的白天告诉他，他是个耽于梦幻、匱于行动的胆怯男子，有很多幻想，只能停在那里，永远是幻想。他很沮丧，他不想成为凶手，但是他必须那样吧？他是那样喜欢自问的一个男子。

没事的时候，他坐在三楼的晒台上，望着关闭的窗帘，设计完美的谋杀情节，已成为了嗜好，像一个热爱航模的孩子仰望航模飞翔，每当一个设计完成，他就会在臆想里露出暖暖的笑容。

那窗帘的里面，便是一张巨大而柔软的床，它看上去是那么宽阔而柔软，像无边蓝天上悬着的云絮，只是那云絮里演绎着悠悠与陈年的幸福，却跌落着左左的痛苦。

许多次无意的偷窥里，他恨不能跳将起来，一把抓起那个伏在悠悠身上的畜生扔下楼，看着他肝脑涂地才叫快活。

可他又是那么胆怯，长这么大了，他不仅从没动手打过人，也没骂过任何人，他是个安分善良的孩子。所有人都这样以为。

没有人知道，爱，让他心里充满了杀机。

哦，对了，那个被他在臆想中谋杀了一万次的陈年，他高而帅，有着挺拔的鼻子，落拓锐利的脸型，自私地霸占着悠悠的心房。

左左想以爱情的名义搬进悠悠心房里去居住。



可悠悠不许，她是爱陈年的，没有任何余地地拒绝了他；然后，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地匍匐着身体，爱着自私的陈年。有时，左左这样开脱备受煎熬的良心：假若陈年值得悠悠去爱，自己就会输得心甘情愿。

事实不是这样，一切都是注定了的，注定了他要牺牲自己拯救悠悠，她已中了蛊，不会自己醒来。

左左也会恨恨地想：人怎么就这么贱呢？悠悠对陈年的爱，是那样饮鸩止渴。左左望着胸口，他真的很想很想像《大话西游》里的孙悟空一样，打开胸腔，让她看一眼，自己的爱是那么真挚那么热烈，为什么她会不屑？

赤裸的、白皙的略显羸弱的胸口，让他的心一颤一颤地抖着疼，他用小指的指甲在胸口反复地划，尖利的疼在皮肤上蔓延。很快，这疼就钻进了心里，皮肤上的疼就感觉不到了，他的脸在暗夜里是那么潮湿。

他不停地在黑暗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他想冲到城市的街上奔跑，他想奔跑那个叫陈年的男人的眼前，将一柄冰冷而锋利的刀子插进他的胸膛。然后，看着惊恐在他的眼里，随着生命特征的消失而散淡而去。

## 2

怎样才能完美地杀死陈年呢？这是左左的课题。

总有那么一天，他会实施的。二十一岁的大二学生左左，是这样暗暗下定决心的。

谁让陈年像一块巨石挡住了他爱情的去路？

天空有雾，昏黄的太阳挂在高高的柿子树梢，他想起了初见悠悠的那天，天空湛蓝，阳光明丽，他正在晒台上一荡一荡地晃悠着长腿。院子里的玉兰花期将了，甬道上躺着一层孤苦伶仃的落花，嫩绿的小芽儿正从枝条上钻出来。凤竹们绿得蓬勃了，柿子树枝叶肥硕，伸展在空气中。他垂下目光时，看见一个女孩子正拖着巨大的行李箱，慢慢地拐过褐色的石条台阶，站在院里，仰起头，打量了一



下院子，目光与左左的目光相遇，然后，她粲然一笑，“请问伊河先生的家在这里吗？”

整栋老楼都是左左家的，属祖上遗产。他的父亲——伊河，将一楼东侧几间留下自住，一楼西侧和二楼的房间全部出租，租金让他和婆娘不需上班就过上了小富既安的日子，而且显得非常之闲云野鹤。

左左呆呆地看着她，慢慢地张开嘴巴：“是的，请问您是哪位？”

女孩子咯咯地笑了，她指了指左左的身后，“我是这里的新房客，喏，就你身后的阁楼，伊先生说把它租给我了。”

正当左左也粲然一笑时，就听一声锐利的声音破空而来：“他说租给你就租给你了啊？我不租！”

左左的脸一下子就红了，说话的是他的母亲李小兰，她时常坐在院子里的玉兰树下编织围巾。

左左仔细看时，她已气势汹汹地立在了女孩面前，两手攥着织了大半的毛线围巾道：“我是他老婆，我说不租给你就不租给你。”

女孩子一本正经地看了她一眼，粲然一笑道：“你是谁干我什么事？我又没问。”说着，就拖着行李箱绕过了她，向老楼门口又前进了几步。

李小兰似乎是愣了一下，然后紧追过来，将手里的围巾劈头盖脸地就扔了过去。它太轻了，像一瓣落花，轻飘飘地落在了女孩的行李箱上，像一条怪异的尾巴。

### 3

左左离开了晒台，沿着木质楼梯飞快地向楼下旋转，惨淡的光线从北窗上渗透进来，随着左左的脚步声，发出了只有保养很好的木质楼梯才会发出的呱呱响声。

左左感觉是自己飘落到女孩面前的，像一阵无根的风，心情愉悦时，他就真

的会有脚下生风的感觉。

左左微笑着拉起女孩的行李箱，“我爸爸出去下棋了，你可以到我房间等他。”

李小兰劈手夺下行李箱，望着左左的眼睛，“我说了，不租！”

左左笑了一下，掰开她的手，拖长了声音叫了声“妈”，然后低声说：“您怎么那么喜欢不让别人称心如意？”

李小兰张开了嘴巴，鲜红鲜红的唇像两片拉长的布帛，那些声嘶力竭终又是在左左似笑似嘲的微笑中噤了声。

左左拉着行李箱走过甬道，女孩忽然指着地上皱成一团的褐色纸张样的东西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左左仰了一下头，指了指树上依旧残存不落的玉兰花说：“是玉兰落花，一到春末，它们就像用脏的抹布落满了院子，扫也扫不净。哦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悠悠。”女孩嘟起优美的唇“哦”了一声，“玉兰花落怎么会是这样呢？”她的眼梢滑过了一片失落的云朵。

“悠悠……”左左自言自语似的重复了一遍，又道，“我叫伊左左。”

悠悠的小鼻子皱了一下，算是回答。

左左心里荡漾着春光明媚般的幸福，忽然，他听到了一声尖叫，是悠悠，她双手抱在胸前，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盯着一只遽然钻进凤竹丛中的老猫。

她的样子让左左又爱又怜，想抓过她的手合在掌心里暖着，却又怕太显唐突，便忍住了，低低地说：“别怕，是楼后的傻子家养的猫。”

甬道两侧是细细的凤竹，每每风吹，便簌簌作响，如泣如诉。无风且光线很好的中午，竹丛里便隐着相互嬉戏的猫们，它们体态肥硕，宝石样的眼球在黑夜里闪烁着幽幽寒光。

左左和悠悠站在楼梯口等伊河回来，他的目光躲躲闪闪地在悠悠身上起起落落，像雨后的蜻蜓。

悠悠大约感觉到了，却没什么反应，始终盯着混浊的天空。左左想：天空有什么值得她看得这样专注的呢？他也仰头，只看见大片混浊的云朵，像巨大的幕

布，将整个天空遮蔽了。

显然，悠悠瞥了他一眼，又撇一下唇，将目光收回，从背包里掏出口香糖，兀自吧唧吧唧地嚼，不时对着一面圆形小镜，用小指弹弹睫毛。她的小指指甲是晶莹的幽蓝色，幽蓝色里开着一朵水红色的米粒小花，小巧精致。那么翘那么弯的睫毛，将左左的心忽闪得痒痒的，他觉得自己心里有一股软软的东西，正无穷无尽地向外汹涌奔流着。

忽然，悠悠手里的镜子落在地上，啪地碎了，四分五裂地躺在地上，向着苍茫的天空散发着银子般的光芒。

左左抬眼，就见傻子笑嘻嘻地站在楼梯口一侧，满眼温暖地看着悠悠，透明的哈喇子顺着嘴角垂下来，像一道透明的冰凌。他的目光在悠悠身上爬行，宛如一只无形的手，正深情而缓慢地抚摩着。

左左低声喝道：“傻子，上一边站着去。”

傻子像没听见一样，依旧盯着悠悠笑个没完。没人知道傻子的真实岁数，好像他一直在壮年期，常常趴在老楼的围墙上，望着街心。每每有女子走过，他便笑得灿若春天，透明的哈喇子拉着长长的尾巴，坠落到街边，当然，恰好落到美女身上的时候也曾有过。为此，傻子还曾挨过一次暴打。那时，左左才七岁，放学回来，他看见傻子被一强壮男人压在身下，男人似钵的大拳落在傻子身上。傻子被打得鼻青脸肿满嘴哀号，再然后，傻子干瘦干瘦的母亲擎着一把斧子从楼后冲了出来，她目露凶光，薄薄的唇间啐出了世间最为恶毒的诅咒……

结局是硕壮的男子拉着他妖冶的女人落荒而逃。

傻子又往前凑了凑，左左呵斥道：“傻子，你再往前走我就揍你了！”

这时，就见一只瘦骨嶙峋的手一把拉过傻子，一个阴冷的声音道：“打一个孩子是伤天害理的，会遭报应的。”

是傻子的母亲，她边拉着傻子往老楼后走边低声絮叨。李小兰正有气无处撒，这些絮叨恰被她收在耳中，便跳脚道：“我们伤天害理？我们伤天害理也没有厚着脸皮白住人家房子几十年！”

埋头往前走的老太婆便站定了，望着他们，又定定地看了悠悠几眼，左左觉

得，望见悠悠的刹那，她眼里游过了一片阴暗，像平静的天空眨眼间就乌云翻滚。然后，她开了口，声音竟是那样失魂落魄，她说：“是你啊，你来了啊？”

口气是那样熟稔，仿佛她与悠悠相熟千年万世，因着时空被相互隔绝多年，而今终于得以相遇。

说完这句话，她便不再多语，拉着傻子匆匆回楼后的小平房去了。

左左怔了一下，看着悠悠，“你认识她？”

悠悠摇摇头，一脸的莫名其妙。李小兰冷冷地说：“她身上是有巫气的，能看见我们看不见的东西。她经常看见一个穿着紫色金丝绒旗袍的女人在深夜的玉兰树下哭，那个女人就是你曾祖父的外室，在你曾祖父逃去台湾后的第四天，在玉兰树下吊死了。”

李小兰轻描淡写地说完这些，径直进楼去了。悠悠听得瞠目结舌，踟蹰着不敢往里走。左左上了几步台阶，回首笑着，“别听她的，我妈是不想租给你房子，才特意说这个吓唬你。”

悠悠将信将疑，“你妈很讨厌我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妈不喜欢女人，特别是漂亮女孩。”左左轻笑，而他的心已是不安起来，不知为什么，他总觉得楼后老太婆的眼里，装着很多他人所不能知的前尘后事，但他不能让悠悠看出来。

悠悠笑了，很释然地。所有女人都是喜欢被恭维的，天使也不例外。

她跟着左左进楼了。

许多年后，左左还能记得，在他二十一岁的春天，悠悠就像一个橘色的精灵，率领着一身阳光闯到他的面前，她仰着脸向他笑的样子，就像一瓣在糖水中浸泡了许久却晶莹剔透的橘子。

在他记忆里的悠悠一直是橘色的，就像一抹悠长的橘色光芒，亭立在午后的行李箱上。染成橘色的长发，像一片粼粼的水波纹，沿着她的肩，一路倾泻在腰间。她轻盈地立在院子里，让左左想到了很多美妙的词汇，譬如天使，譬如晶莹剔透。这些抽象的词汇，因着她的到来而具象起来。



其实,左左知道,李小兰所说的是有历史渊源的。当年,这座楼院是曾祖父买给他宠爱的外室的,也确实是他抛下了外室去了台湾。外室从失望到无望,便自缢身亡了,由留在青岛的爷爷继承了房产。只是好景不长,新中国成立后,老楼被充了公,由十几家居民分占,爷爷举家被驱赶到乡下老家。直到1980年左右落实政策,老楼才算是物归原主。只是,楼依旧,人已非了,爷爷已在贫病交加中作古七八年。

美了的是伊河,正是青春无限好,加上一栋老楼的身价,在世俗世界,灯红酒绿的爱情岂能不似激浪拍岸般地汹涌而至?说白了,人不过是食五谷杂粮的直立动物而已,芸芸众生,有几颗心能彻底脱了俗?所以,大多的爱还是市侩的,伊河终是在美女丛中挑花了眼。

在蝴蝶群里穿行一辈子,娶回来的却是只蛾子。每每吵架,伊河便搬出这话,将李小兰刺激得跳将起来,几乎要将楼板踩塌。

尽管如此,伊河对李小兰却也并无弃意,宛如她已是旧年墙上的一幅陈画,虽是看倦了,但尚无掀下来的必要。因为,再去觅一画来补缺,也是件费周折的事;不如,由它张挂在那里,他该出门觅新画就去觅新画,反正认定了李小兰是没勇气揭竿而起的。

这栋百年老楼,给了她多少实惠,譬如她的虚荣,譬如她的衣她的食,哪一项不是赖老楼以生存呢?而老楼,是伊河的,她是多么地需要牢牢坐稳了伊太太的椅子,随后她所想要的一切才会到来。

左左推了一下门,门纹丝不动,被从里面关上了,左左便冲面上略有尴尬的悠悠道:“其实我妈很善良,就是有点任性。”

伊河说那不是任性,是泼。女人嘛,一旦泼起来,作为女子应有的矜持,全都化为乌有了。

左左冲楼梯扬了扬脑袋,示意悠悠跟他走,“反正我爸说把阁楼租给你,索性

我们去三楼的晒台上等他吧。”

悠悠迟疑了一会儿，说：“算了。”伸手来拉行李箱，“我觉得你们这里怪怪的。”

左左的脸一下子红了，死死地扣紧了手指，不肯将行李箱还她，“可是，你已经和我爸说好了。”

夺不过行李箱，悠悠有些恼了，伶牙俐齿道：“是说好了，但是现在我决定不租这栋阴气森森的破楼了，成吧？”

左左说：“你走了，我爸会误会我和妈妈的。”

“你爸误会你们干我屁事！再说了，就你妈那泼妇德行，还需要误会吗？我看她是欠揍！”

这句恶毒的话显然惹恼了左左，他怔怔地看了悠悠一会儿，眼里渐渐有了晶莹的透明。他一撒手，赌气似的将行李箱扔在地上，“你有一颗和外貌不相称的心。”

“你索性说我恶毒不就得了？”悠悠不以为然地说着，去拉倒在地上的行李箱，当拉起拉杆时，行李箱散架了，腾地散成了两片，如同两片之间从来就没有相连过，女孩子的娇艳内衣、化妆品、杂志等，铺展在走廊上。悠悠愣了一下，手忙脚乱地去收拾，可那些收拢起来的東西，仿佛是受尽束缚之后终于得到了无限的自由空间，在散落的瞬间，它们的个体统统比从前膨胀了几倍，再也不是原来的低眉顺眼。

行李箱散成了两片，两片之间，距离很远地摊开着……

悠悠终于放弃了收拾它们。

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眼里噙着泪水，恨恨道：“这破楼里到处充满了魔气，自我进来，就没给我好颜色看。”

左左扑哧笑了，知道她终于妥协了，不会走了，尽管她心里充满了怨气。



悠悠坐在晒台上，春末的阳光铺洒过来，将整个晒台笼罩在橘色的光晕里，悠悠就像一道隐没其中的光束。

左左一趟又一趟地往上搬东西，行李箱散了，他不得不一点点地往楼上拿。当他收拢最后几件外套时，他发现几件浅颜色外套上多了几个模糊不清的脚印，他便知，定是李小兰趁自己上楼时，将悠悠的外套狠狠地踩了几脚。

左左用两片叠起的行李箱托着衣服站在那里，长而幽暗的走廊寂静无声，他在门上轻轻地踢了一下，就上楼去了。

他们就坐在晒台上，一直将黄昏坐得渐行渐近了。悠悠偶尔会点一根香烟，眯着眼睛看他，那种眼神，让他想到了一种食肉的小兽，在窥视着盘踞在眼前的食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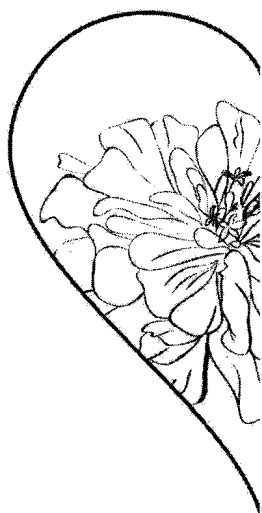
他每看一眼悠悠，就觉得自己身体里活动着无数小小的精灵，它们在他的心房、骨骼、皮肤上舞蹈，轻盈而灵巧；它们柔软而透明的脚丫子，将他周身的神经踩踏得簌簌作痒。

那天，是左左最幸福的日子，无数朵幻想的花朵，在他心海里一朵又一朵地连续洒开，仿佛一片无边而芳香的海洋。

人，什么时候是最幸福的呢？

是能看得见未来的日子吧？而未来，其实就是幻想吧？只有幸福的人才会耽于幻想。它那样地美轮美奂，怎不令人入迷？





看似飞翔却是坠落

第二章